

婚
姻
家
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吕森出差的日子说到就到了

分居得太久,汪露露心满意足地躺在吕森怀里反而觉得不太舒服。她抚摸着吕森光滑的胸膛弱弱地说:“我回到霖霖身边睡,可以吗?”“去吧,在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嘴上说可以,可吕森仍然将被子向上拉了拉,盖住了汪露露裸露出的肩膀。真不想分开睡,汪露露和吕森都这样想。可霖霖夜里会醒,需要吃奶。吕森不在身边可以,汪露露却不能。尽管不忍,可汪露露还是回到了孩子的身边。

夜里,汪露露有些失眠,她在两个房间和两张床之间跑来跑去。不对,确切地说是在两个男人之间跑来跑去。无论睡在哪里,她都觉得心有不甘。这种日子对她来说不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或许霖霖大一些就好了,汪露露幻想着。可她又不希望日子过得太快了,毕竟没有吕森在家的日子里,自己像缺了主心骨一样难过。

吕森出差的日子说到就到。汪露露抱着霖霖围着准备行李的吕森转来转去。小家伙还不知道爸爸要出差,他好奇地盯着忙来忙去的吕森,偶尔发出“哦哦”声。吕森总会在这个时候走过来亲亲霖霖的脸蛋:“乖,爸爸要出差了,你好好在家陪妈妈玩。”霖霖没出生的时候,吕森总是在出发前吻吻汪露露,然后对她说:“有了孩子就好了,如果我出差,他会在家陪着你。”现在吕森的目的达到了,可汪露露并没有觉得轻松,她希望吕森陪在身边,希望一家三口在一起。

生活的压力迫使吕森不得不舍弃妻儿奔向远方,他也难过,但又没有其他办法。和领导作对的结果就是这样,没被开除已经不错了。如果再不努力工作,下一步不知道会遭到哪种黑手。出发前,吕森又抱了抱汪露露,他说:“辛苦你了老婆。”可是努力了好几次都没能说出口。夫妻之间有些话即使不讲,对方也明白其中含义。汪露露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早去早回。”

是啊,快过年了,吕森这么一走估计怎么也得一个多月才能回来,他将孩子交给汪露露,又将这个家交给汪明才和葛承艳。他能做到的只有全力以赴地挣钱,用钱来弥补不在妻儿身边的损失。

吕森走后,汪露露亲了亲霖霖的头发,轻声说:“霖霖,以后一定要孝顺父母,爸爸妈妈真的好辛苦。”然后抽泣起来。每到伤心的时候,汪露露试图想象没有生霖霖的生活会是怎样。可当这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瞬间,她又迅速将它抹去。汪露露不敢想,因为

她做不到。孩子现在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后半生的奋斗目标全部集中在霖霖的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人生又有何意义?她和吕森的婚姻又有何价值?一切不敢想象。

男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支柱。汪露露近半个月来夜以继日地盘算着写多少稿件可以让自己的兼职收入与正常上班后的收入持平,坐在家做SOHO一族总比天天早八晚五地往返在家与单位之间要舒服得多。

就这样,在期盼中,霖霖一天天地长大。对于孩子,汪露露有足够的耐心,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为其付出。哪怕是身材,哪怕是美貌。汪露露长得并不漂亮,但一直以来被朋友公认为皮肤好。可自打有了霖霖以后,皮肤暗淡无光不说,还在哺乳期长了斑。要说这些斑吧,换做从前,汪露露早就花足工夫去处理了,可现在呢?化妆品根本就不敢用,怕含铅,怕含重金属。就这样一忍再忍,终于忍到产假即将结束,再不处理一下肯定无颜再见同事,怎么办?弄些无添加的化妆品好了。可派吕森到商场打探完消息以后,立刻决定干脆不在脸上工夫了,太贵了,还没有药瓶子大的东西居然近二百元。算了,无所谓了,反正已经是孩儿他娘了,无需再吸引谁的目光,让人看着不恶心就行了。有那些钱不如存着,等霖霖大了把这些钱都投到早教方面。

本着有钱不花的精神,汪露露的自我安慰方式时常会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还好我身材恢复得不错,不但没有胖,反而还瘦了三斤,凭着这点也可以弥补脸上的不足。”汪露露暗想。要说产假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五个月的时候,汪露露有点儿倒计时的感觉了。这种感觉只出现在霖霖出生前的日子里,矛盾多于期待。

还剩下下半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整,不知道霖霖能不能适应妈妈不在家的日子。由于一直是母乳喂养,霖霖根本就不接受奶瓶和奶嘴,于是强化训练从五个月的时候便开始了。太难了,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觉得吃力。霖霖只要看到奶瓶就拿手打,十次有七次打不准,可他仍然以自己的特有方式拒绝着。

27

军
民
情
深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郝大年径直向陆续到来的牧民们走去

从服饰上看,这是一个爱美、求美的民族。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分明是把军民联欢和聚会当成了盛大的节日。认识的牧民们相互施礼,欢天喜地地打着招呼。马儿像是受到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时不时引颈嘶鸣。牧羊犬围着牧民和马儿撒欢儿奔跑,东张西望地看着同类,打招呼一样吠几声。

太阳也悄无声息地从冈嘎雪山后面跳了出来。也许它急着跃过雪山,橘黄色的脸膛涨得绯红,洒出的汗水滴落在冈嘎雪山上,晶莹的雪山也渗着兴冲冲的红晕。那人、那山、那高原,处处流露着兴高采烈的激情。

郝大年径直向陆续到来的牧民们走去,不停地和一些人打着招呼。“郝连长,孙副指导员,扎西德勒!”郝大年抬眼望去,有位40多岁的中年牧民已翻身下马,拉着马缰走过来。郝大年招呼道:“多布杰,扎西德勒。一百多公里路,咋到得这么早?”多布杰兴奋地说:“草原的骏马,哪有不听召唤的,我昨天早晨就跨马蹬鞍向这里奔跑了。”“走了一天一夜路,够累了吧?扎西德勒。”马前进一步,圆脸膛上带着微笑,不失时机地打着招呼。

多布杰用眼神询问面前一脸热情的人。郝大年介绍说:“连指导员马前进,新来的。”

多布杰躬身行礼,握住马前进的手,连忙说:“扎西德勒。”“路上顺利吗?”郝大年问,“没碰到什么野兽吧?”“有冈布嘎旺引路,哪儿会有不知趣的野兽。”多布杰说的是一条狗,一条枣红色的硕大藏獒。“‘大个子’呢?”孙万江禁不住问。“大个子”指的就是藏獒冈布嘎旺,巴托哨卡的战士们都称它为大个子。“冈布嘎旺。”多布杰一声呼唤,“大个子”四蹄腾空一阵风般跑到众人面前,它礼貌地闻闻这个的衣角,又嗅嗅那个的裤腿。实际上,它早在不远处盯着和多布杰说话的人了。“好家伙,真是大个子!”马前进惊诧道,“简直和牛犊差不多。”

营房内,发电机轰鸣起来。发电了,有人试着敲了敲架好的麦克风,立即响起“嘟嘟”的回声。牧民们三五成群地向营房的院内拥去,他们早就清楚,发电机一响,X光机、心电图仪就会开起来,体检、看病的时间到了。

看着陆续拥进营房大院的藏族同胞,队长钱山知道,这两天到了最忙碌的时间。钱山是南疆军区医院的内科主任,上海医科大学的高材生,还到苏联进修过。那个年代虽然技术权威不受宠,在部队这个特殊的环境,他的过硬技术还是赢得了应有的尊敬。

虽然只有40岁的年龄,满脸的络腮胡子生长旺盛,看上去像有小50岁的样子。或许是怀有很深的哨卡情结和牧民情结,每年山路一开通,他都有四五个月是在高原上和战士、牧民们一起度过的。有人曾这样说,钱主任显老相,是在边防熬的。算上这一次,钱山已在14年内第20次来巴托哨卡了。他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来巴托哨卡,六天时间只有四个牧民来营房看病。以后看病的牧民逐年增多,也只有十几、二十多人。再往后,鲁万有的建议被南疆军区采纳,医疗队、文工团开山后同赴哨卡,除了送医问诊还搞起了军民联欢,渐渐成了军民的狂欢节。其实,巴托哨卡建卡前,这里还是无人区。自从边防战士开始巡逻,连队医生总要随队送医送药,战士们每遇牧民总是嘘寒问暖,给食品、送物资、做好事。年复一年,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一批批向哨卡靠拢过来。无人区内搭起了帐篷,升起了牛粪火,滚动着成群的牛羊。

这会儿,钱山指挥医护人员在院内一字摆开一排桌子,又在桌子对面摆放了一排排凳子,就诊和候诊的牧民们依次就座。大多数牧民不懂汉语,连队的藏语翻译徐贵和多吉一齐上阵仍然不够。多布杰主动请缨坐到了军医们的旁边。为等远处的牧民赶到哨卡,文工团上午没有正式演出,舞台上吹吹打打,时不时有人唱歌跳舞,那是文工团员们邀请藏族同胞一起联欢。陈小妹会说一些藏语,也主动加入到翻译的行列。

牧民们带来的牧羊犬是不进营房院子的,它们留在主人的马匹身边。马虽被就地打入的铁桩或羚羊角拴着,但马背上有褡裢,里面装着食物和饮水。主人离去,忠诚的牧羊犬忠于职守地卧在马的身边,时间长了,牧羊犬起身伸伸爪、晃晃腰、抖抖身子,甚至走走蹦蹦,但总也不离马的前后左右。唯独冈布嘎旺耐不住寂寞,它大摇大摆地走进营房大院,好一阵看着主人和另外的人比比画画不停地说着什么,见没有理睬它、顾及它的意思,便走到院后伙房外垒着一溜大锅的空地里。这地方也是热热闹闹,口口大锅热气腾腾,战士们围着锅台边,有的给牧民拿馒头,有的给牧民盛大块羊肉,说说笑笑,欢声笑语一阵盖过一阵。

07

